

寄

童真

一行北回的春雁，劃過濶靜的藍天，夾着聲聲清淒的共鳴，使我聯想到去年南飛的隊伍。也不知多少個年頭了，豈不是同樣迎送着春來秋去的飛雁？怎麼它們的影兒，吵啞的輕嘶，在我腦子裏會有如春夢，消逝得了無痕跡……或許人就是善忘的吧！

莫非不是善忘，而是世事根本不值得懷念？

我會把人生比作一湖秋水，人就像是石子吧；當它打在水面上的時候，湖面便輕泛着漣漪，不管是輕輕的觸逗，或重重的擊碰，那激動的波紋，仍照舊的泛過湖面，悄悄地消失在蘆葦叢中；石子，却沉埋在湖底深處；重歸平靜的湖水，沒有給它留下些兒痕跡，忘了吧！再沒有人提及它的踪影。

人就是這樣誕生了，長大了，自鳴得意唱着高調子；老下來，死了，被人遺忘了……

我？是平凡的我，超凡的我，抑是根本沒有存在的我？……

……楓林醉傲秋郊野，丹葉夕陽，一時紅透了半邊天，可是醒來茫茫飄白雪……褪了色的夢，隨着空白的片段，輕落在無痕的平面，又輕輕地被雪花蓋上，埋葬了。也沒有聲色！一片又一片，一層又一層。白茫茫，平淡淡，靜悄悄，慘悽悽……

我，是平凡的我，超凡的我，抑是……

我的吶喊，要這個世界聽見我的聲音！可是這聲音回向，響着猙獰的譏笑，也消失了……還喊？整個山谷在沉睡，還孤芳自賞？古賢德哲不也默然俯首？生命盡頭有甚麼值得懷念，有甚麼可以留存？

是一塊石激起了漣漪，又沉到深處；是一片丹葉偷誇了英風，還是悄然的被埋藏。文，難道生命沒有永恆的氣息，抑或壓根兒便沒有「永恆的生命」？……

是星雲清野，竹林秋月；是海濤銀灘，河畔孤舟；抑是人海中的獨白，帶給你愛胡思的一偶，染上了詩人無謂的傷感？還是那空虛的心靈，飄泊無依的生命，像那野鴿子的黃昏，要找個棲息之所？也許世事都不過是勞苦愁煩，轉眼成空，可是在永恆中，我們所作的都要被神記念！

我曾幻想一隻螞蟻掉在池塘裏，拼命地在掙扎。就像老人與海，海明威與他的世界——只有默認渺小的苦笑，和着精神不敗中的一代失敗者。螞蟻，那裏探得到池底的深處，望得到涯渚？只懂得下意識的掙扎，朝那方掙扎？爲什麼掙扎？反正掙扎也沒有目標；那裏是岸？然而神敏銳的目光却看到了這孤苦無依的生靈，愛上了這軟弱待斃的小生命。他放下一片綠葉讓螞蟻爬上去，又小心忍耐地把這葉輕舟帶到自己的身邊。

儘管是低聲的泣歎，平凡的單調，或是絕頂的高鳴，也不過如隨風逝去的雁影，轉眼便了無痕跡。人就像螞蟻的奮鬥，沒有人注意，也掙扎不得多遠。等到耗盡了一生的精力，便悄無聲息的沉下去。但

在人海絕望的浮沉中，神也爲我們預備了一葉輕舟，還要領我們到彼岸；爲我們預備了一永遠的家鄉。我們也知道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却要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，一個在天上的家鄉。

你心靈的眼睛，可否看到自己是個絕望垂死的被溺者，遇到了救生船？船上已被救的人在向你呼喚：「上來吧！何必懷疑，尋死麼？」那是一臨危垂死的決定。拒絕？一生所掙扎的豈不隨死亡永遠沉到那可怕無底的深淵？「上來吧！何必死亡！」那是生命唯一的盼望！爲神活着才是有意義的活着；在天上積存財寶才有永恆的價值。「上來吧！生命、快樂是永恆的；死亡、痛苦也是永不止息，你要作一永恆的決定！」

芸，還是自憐自嘆？神的兒子不也爲你的罪死了？不也爲你在天上預備了個更美的家鄉？你要否登上那船，向永生，向有意義的目標航去？